

說部叢書

二集

第九編

偵探小說

歇洛克奇案開場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吾友林畏廬先生夙以譯述泰西小說寓其改良社會激勸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
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籲天錄出人知貴賤等級之宜平若戰血餘腥則
示人以軍國之主義若愛國童子則示人以實業之當興凡此皆犖犖大者其益
可案籍稽也其餘亦一部有一部之微旨總而言之先生固無浪費之筆墨耳今冬
復與魏君冲叔同譯是書都三萬餘言分前後篇爲章十四既成以授熙績爲校讎
並點定其句投熙績既卒讀則作而言曰嗟乎約佛森者西國之越勾踐伍子胥也
流離顛越轉徙數洲冒霜露忍饑渴蓋幾填溝壑者數矣卒之身可苦名可辱而此
心耿耿則任千劓萬磨必達其志而後已此與臥薪嘗膽者何以異太史公曰伍子
胥剛戾忍詢能成大事方其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吾於約佛森亦
云及其二憾卒逢一毒其軀一刺其腹吾知即不遇福爾摩斯亦必歸骨美洲一瞑
而萬世不視也何則積仇既復夙願已償理得心安粗殼何戀天特假手福爾摩斯

以暴其事於當世耳嗟乎使吾國男子人人皆如是堅忍沈摯百折不撓則何事不可成何侮之足慮夫人情遇險易驚過事輒忘故心不憤不興氣不激不奮晏安之毒何可久懷昔法之蹶於普也則圖其敗形以警全國之耳目日之扼於俄也則編爲歌曲以震通國之精神中國自通市以來日滋他族實偪處此庚子之役創痛極矣熙績時在圍城目擊其變踐劉之慘蓋不忍言繼自今倘有以法日之志爲志者乎是篇雖小亦借鑒之嚆矢也吾願閱之者勿作尋常之偵探談觀而與太史公之越世家伍員列傳參讀之可也是書舊有譯本然先生之譯之則自成爲先生之筆墨亦自有先生之微旨在也熙績故爲表而出之旣以質諸先生遂書於此以爲序

丁未冬月愚弟陳熙績謹識

序

當日汪穰卿舍人爲余刊茶花女遺事卽附入華生包探案風行一時後此續出者至於數易版以理想之學足發人神智耳余曾譯神樞鬼藏錄一書亦言包探者顧書名不直著包探二字特借用元微之南陽郡王碑遂貫穿於神樞鬼藏之間句命名不切宜人之不以爲異今則直標其名曰奇案開場此歇洛克試手探奇者也文先言殺人者之敗露下卷始敘其由令讀者駭其前而必繹其後而書中故爲停頓蓄積待結穴處始一一點清其發覺之故令讀者恍然此顧虎頭所謂傳神阿堵也寥寥僅三萬餘字借之破睡亦佳丁未長至節六橋補柳翁林紓識於春覺齋

窮其理。惟於實用中。可勿須此。歇洛克駭曰。惟其爲實用。故因而研此。吾惟試驗及此。後來血筭受毒。辨之始不模糊。語已。引余至彼藥案之前。言曰。吾今小試新鮮之血。入此筭中。試觀此血入巨杯中。水中仍白。不見有縷血之紋。以水多於血也。汝今觀我試此血。言次。以白色之藥。厥狀如礬。投之水中。又滴數點極清之水。杯水立變爲紫色。而杯底見有棕色之粉。深沈不起。歇洛克得意拍掌。自炫其奇。言曰。汝觀之如何。余曰。此技殊微細。歇洛克曰。豈特徵細直曰微妙。須知前此驗血之法。其笨無倫。至以顯微之鏡。試血輪。訛謬竟百出。須知出血多者。久卽立變。胡得有輪。若我之術。早得行者。則倫敦中罪人。斯得不至逸。諸科綱之外。余曰。妙乃至是耶。歇洛克曰。以藥酖人。死數月。始覺尸已腐矣。卽使覓得凶手。驗其衣服。作栗色者。汝能卽謂之血耶。或泥澆。或爲果汁。亦自難言。不由試驗。卽善鞠者。亦莫定其罪。今得是術。罪人無可逃死矣。語已。意得不已。余曰。敬賀足下。發明新學。歇洛克曰。去年德國佛蘭克福之案。果吾術早明。則俾司卻夫。當有纓首之罪。且如此類者多。吾能背誦多名。

格蘭雅得爲官中公所探最上之能品。彼與勒司忒雷得。在此庸碌中爲精。頗能勤敏

無怠。惟太自信。而兩人復相猜忌。此一案。果兩人同力。必有可笑之事。縱汝觀之。余

見歇洛克談笑自如。若無其事。置之中心者。卽曰。汝儒緩如是。焉成大事。吾爲汝呼

車矣。歇洛克作情聲曰。吾有時慵困。幾於不窺左足。若在興致發時。則亦趨捷無倫

余曰。汝適自傷。無可見才之地。茲事之出。非兄展布時耶。歇洛克曰。汝胡戚戚。卽使

功成。而格來格森及勒司忒雷得二人。將大功納之囊橐矣。此事何與我者。天下人

不食於官者。受屈卽在乎此。余曰。格來格森既有書來。胡得弗助。歇洛克曰。彼亦知

吾藝高出於彼。因而見求。迨事之旣成。則甯自割其舌。必不願推功於我。然今日當

往一觀。默識其狀。更作思量。並觀此二人作何言說。於是引余起。自加外套。興致勃

然。且謂余曰。汝奚不冠。余曰。此事亦涉我耶。歇洛克曰。爾家居無事。何憚一行。遂同

以車向白列斯敦路。是日天氣多霧。仰見高樓。霧漫其上。歇洛克車中笑悅。論音樂

宗派不已。余不答。以天氣慘烈。而往觀者又屬凶事。竟怏怏無復興致。後此煩懣言

見山頂有一動物則大悅去身可三四百武有一物類羊足修而角挺似爲領導之獸。其後尙續續而前。峯危乃不可見。然此羊實背立。乃不見山下之有人蹤。約佛森仰臥於地。以鎗向此羊。羊受彈而顛於巖下。羊碩不能舉。約佛森出其佩刀。斷羊一股。負之而歸。而天已垂暝。偶一迴顧。則迷其路。以來時。但期得獸。初未識其來徑。至是乃大迷。不得返。且山峯彼此相類。谷亦髣髴莫辨。遂專趣一谷。斗見大河。則悟來路。無此河。仍遵故道。又不得當。而夜已垂黑。及既得道。已近黃昏。顧路雖深。審而月光未上。則仍犖确。不自達。人旣疲敝。又荷鎗及羊股。步亦漸緩。心中尙思垂見露西。即此羊股足供數日之飽用。是自勵亦不覺。楚旣在暮色中。已辨與露西爲別。地則復用以自慶。蓋約佛森之出。已五句鐘。計其父女必久待而焦煩。未到時。則縱聲而嘯。示己已歸。乃無人聲。見答。但有迴音。則又縱聲而呼。仍無答者。乃大疑。懼趣步而前。則棄其羊股下。趣旣及山洞。燎火尙有餘灰。人不見。三騎亦渺。知己遇害。約佛森此時幾暈。非力恃。此鎗未有不仆者。顧爲久經患難之人。精力強固。須臾立復其。

夜中恒露宿。偶一蘇息。卽復上道。第六日之侵晨。及大鷹峯下矣。人雖疲敝。尙伸拳向山下作勢。方凝盼時。見山下人家。爭舉徽章。似慶佳節。初乃未審其故。則聞有馬蹄聲。有人自遠而近。旣近。識爲莫門教人。曰科伯者。卽與爲禮。將問露西近狀。乃自稱爲約佛森賀迫。莫門人赫然而驚。以此時約佛森衣服敝污。兩目耿然。莫門人乃不辨其眞爲約佛森也。旣已辨之。則更凜凜曰。汝敢冒入此間。果狂易矣。卽我與爾言。性命亦滋岌岌。今四聖議會中。發令捉爾。以爾助佛里爾潛逃。欲甘心汝也。約佛森曰。我焉懼彼。惟此事汝當知之。今僅有數言奉。丐務見告。且爾爲故交。上視上帝。幸勿見屏。科伯曰。何事趣言之。此間頑石有耳。叢樹亦張眼光。約佛森曰。汝知露西如何。科伯曰。昨日嫁小特來伯。此時約佛森欲暈。科伯曰。醒自全。爾命趣行。勿遲。此時約佛森狀如死。臥於叢石。尙能作聲曰。勿患。勿患。且爾言彼嫁矣。科伯曰。然。昨日方嫁。故城中升旗表賀。以此人之故。小特來伯與小司達格森爭不已。追時二少年咸在。約翰佛里爾爲司達格森以鎗斃之。厥功偉焉。在法宜歸之以女。然特來伯勢

偵 探 小 說

人 外 簾

白話 一册

三角 五分

敘一僕人 伊鳥孫設 計毒死其 主人奇來 伯奇子登 業負不白 之冤幾陷 大辟後經 偵者于印 字機中推 勘得擒殺 人真犯始 伏厥辜其 閒疑陣迭 布未易揣 測此發覆 則尤令人 拍案叫絕

人 巾 白

白話 二册

四角 五分

書敘澳洲某 翁有女二人 爭婚既而乙 死車中偵者 疑甲所為遂 致逮捕後死 者之友以白 巾圍項向翁 索詐又得某 翁垂死認狀 案乃昭雪始 知乙實其友 所殺疑團既 釋女與甲乃 成嘉禮全書 用白話體尤 為明白顯豁

第五百四十四號

戊申年五月二十五日印刷
戊申年六月八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三日三版發行

(歇洛克奇案開場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著 原 著 者

英 國 科 南 達 利

作 譯 述 者

閩 侯 林 魏 易 紆

人

杭 縣 魏 易 紆

發 行 人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模

印 刷 人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昌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昌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模

分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長 春
西 安 太 原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
長 沙 安 慶 蕪 湖 南 京 南 昌 杭 州 嘉 興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歇洛克奇案開場

英國科南達利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同譯

第一章

華生曰。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余在倫敦大學校醫學畢業。以國家欲設軍醫。余遂至乃忒立試驗所學。及試驗所亦畢吾業。即奉檄赴惱聖白蘭礮隊中第五聯隊爲副軍醫。此第五聯隊。本駐印度。余未赴軍時。而吾英與阿富汗第二次宣戰。及余至孟買登岸。聞吾隊已過山峽。身與敵邇矣。余遂及同業之人。力追此軍。及於堪達哈爾。幸及軍中。卽於是間執業。戰時大勝。同業者咸得獎。而余獨否。大帥調余赴伯克歇埃聯隊。與敵惡戰。余肩中彈。骨碎落。大血管亦破。此時非同人見拔。余爲虜矣。其人曰穆雷。見余呻吟道側。遂舉而寘之輜車。歸壁。余痛極。且罷。大帥遂送創人於白沙威爾病院。逾時少愈。自至高臺受陽光。創已漸愈。忽復中瘴。寒熱大至。幾瀕於殆。

病間愈羸。大帥飭令回國。余遂以運船歸。一月後。在泡齒墨司登陸。政府念余前病。給余九月之俸。令休息。余在英國。初無親屬故舊。往來甚適。惟每日用度。不過十一先零六辨士者。余尙不瀕空乏也。顧無事之人。無不以倫敦爲歸宿地。余於是亦至倫敦。居司忒蘭街逆旅中。長日沈鬱。一無所事。惟其無事。費乃愈糜。久之。知將弗支。遂決二策。一則歸村。一則當別有所賃。不能寄食於此大逆旅中。二策中。余決不能村居。則擇其第二策行之。別賃一小屋。決策之日。余方飲於酒家。忽有人拊余肩。余迴顧。則故人司丹佛也。余在人海茫茫之中。忽遇舊交。乃樂不可耐。前此亦特泛泛。至於今日。則直有骨肉之愛。卽延之同餐。遂以車至飯莊。車中。司丹佛問余曰。近作麼生。吾觀爾面。瘦損如鼠。其深赭則作栗色。余遂告以從軍得病事。未竟。已近飯莊。司丹佛聞而憐余。卽余今將何作。余曰。今將覓寓。求不糜費而能適其躬者。司丹佛曰。奇哉。今日遇人可二次。均如爾之言。余曰。問者何人。司丹佛曰。此人在病院化學所。辨析藥品者。與余言已賃得一屋。略廣。當與人共之。分任其值。余大悅曰。彼已覓

鄰。我當自薦。矧與人同居。較獨居爲勝。司丹佛聞言。卽曰。汝識歇洛克。福爾摩司耶。汝惟未見其人耳。否亦不與之同舍。余曰。其人如何。司丹佛曰。其人不惡。惟性質至殊特。若以人品言之。殊莫得其瑕謬。此人研化學至沈鷲。余曰。亦學醫乎。司丹佛曰。匪醫也。天文之學。及化學。乃其專家。吾未聞其與爾同業。且好獵。略無有定嚮。顧人所百思不到。彼一轉而得。雖其師亦懾其聰明。余曰。其究何業。尙胡不一聞。司丹佛曰。此人烏能得其胸中之祕。惟興趣生時。則亦娓娓無倦容。余曰。是人吾固欲識之。須知同舍之生。宜恭默。始不擾。今以我之病軀。不能更友浪人。防其見噪。非殘生之所能耐。雖然。此友當於何處一面其人。司丹佛曰。尙宜至病院化學房中覓之。其人或累月弗至。或長日居是。弗出。爾果欲面其人。飯罷同造。亦佳。余悅。遂更語他事。旣罷飯。遂至病院。道中。司丹佛復述歇洛克軼事。且曰。爾後此與之訟鬩。當勿怪我。我與斯人非夙契。同居之端。自爾出之。吾無涉焉。余曰。意氣合則聚。忤則行。是何傷者。然吾觀爾推卻如是。然則其人果奇詭不可近耶。有是者。亦幸見告。司丹佛笑曰。此

問殊奇。平心論之。其人殊好學。如蠹魚。人間事。一無所問。似涼血生物。一日竟少。朋友之肌肉。傳以毒藥。非故害之。謂將少試藥性。然己身亦不深惜其肉。其試諸朋友者。乘便耳。余曰。此特研窮學理。吾亦無怪。司丹佛曰。人生安有如爾之馴而無機。吾聞一日竊取一尸。閉之陰房。以棒棒之。此狀甯非風狂。余曰。鞭尸何爲。司丹佛曰。彼言人死之後。加棒於身。能得創痕與否。此吾所親矚者。余曰。彼不習醫。胡爲研此。司丹佛曰。孰則知之。今至矣。汝自入辨。卽識良梏。語後。下車入偏門。地爲熟徑。遂登石級。轉甬道無數。遂及化學之室。門宇至高。其中瓶罍林立。如礮廠。巨案橫陳。均短跌。其上燃火酒燈。及試驗之玻璃筦。但見一人。鞠躬治藝。甚力。聞余輩足音。始愕顧。出一玻璃筦。謂司丹佛曰。吾得之矣。觀其得意之色。如得金礦。司丹佛爲余引見。曰。此爲華生醫士。歇洛克謂余曰。先生無恙。然握手時。爲力絕巨。不圖瘦瘠之腕。乃復有此。謂余曰。若從阿富汗來耶。余大驚曰。先生何由知之。歇洛克笑曰。今且勿言。吾今方辨種毒入血筦之藥性。汝亦知是物宜發明之關係乎。余曰。在化學中。固宜研

鄰。我當自薦。矧與人同居。較獨居爲勝。司丹佛聞言。卽曰。汝識歇洛克福爾摩司耶。汝惟未見其人耳。否亦不與之同舍。余曰。其人如何。司丹佛曰。其人不惡。惟性質至殊特。若以人品言之。殊莫得其瑕謬。此人研化學至沈鷺。余曰。亦學醫乎。司丹佛曰。匪醫也。天文之學。及化學。乃其專家。吾未聞其與爾同業。且好獵。略無有定嚮。顧人所百思不到。彼一轉而得。雖其師亦懾其聰明。余曰。其究何業。尙胡不一聞。司丹佛曰。此人烏能得其胸中之祕。惟興趣生時。則亦娓娓無倦容。余曰。是人吾固欲識之。須知同舍之生。宜恭默。始不擾。今以我之病軀。不能更友浪人。防其見噪。非殘生之所能耐。雖然。此友當於何處一面其人。司丹佛曰。尙宜至病院化學房中覓之。其人或累月弗至。或長日居是。弗出。爾果欲面其人。飯罷同造。亦佳。余悅。遂更語他事。旣罷飯。遂至病院。道中。司丹佛復述歇洛克軼事。且曰。爾後此與之訟閱。當勿怪我。我與斯人非夙契。同居之端。自爾出之。吾無涉焉。余曰。意氣合則聚。忤則行。是何傷者。然吾觀爾推卻如是。然則其人果奇詭不可近耶。有是者。亦幸見告。司丹佛笑曰。此

均漏網之重囚。遂歷歷舉數案示余。余大異曰。然則先生卽敘述罪人之月分牌耳。胡不列一新紙。敘其案內與衆白之。歇洛克且以藥敷其小創。卽曰。果列報章亦不爲無趣。余觀其手。歷歷皆舊創。旣受強水。遂成斑點。此時司丹佛曰。今日之來。適爲事來。吾友方覓寓。汝不言將得一同舍生乎。吾意將爲爾介紹。共賃一屋。歇洛克悅。言曰。吾在俾格爾街得一樓。至稱吾意。二人同舍。不病偈仄。汝不患煙臭乎。吾嗜煙。頗喜濃至之品。余曰。吾亦好吸船牌之煙。歇洛克曰。佳甚。惟吾屋須置化學儀器。時試驗。君或不厭乎。余曰。是安得厭。歇洛克曰。吾再思之。何物足生人厭。旣而又曰。吾苟闔口。可經月無言。則亦不能責我之狷傲。苟遇此狀。汝且聽我。勿擾。斯須卽已。今吾短已盡。汝今胡短。同舍若不聲其短。後且隙末。余笑曰。吾病惡擾。起寐亦無有恆時。且嬾健時。尙有嗜好。今茲決無是矣。歇洛克曰。汝言惡擾。胡琴之聲。汝亦引以爲適否。意或擾耶。余曰。當問其人之才技。善者謂之仙。璫劣者。句歇洛克卽止。余曰。勿言。勿言。吾輩今日之事決矣。但問爾之相此宅如何者。余曰。以何時行。歇洛克曰。

明日午時至。余曰。決至以日中。遂與接手。歇洛克復治所業。余及司丹佛同歸。余寓余忽問司丹佛曰。彼何由知我歸。自阿富汗。司丹佛曰。此卽其不可測處。莫測者。詎爾一人。余仍駭愕不止。言曰。今日煩君介紹。見此人。吾心甚感。若是人者。吾將慎以窺其內蘊。司丹佛與余別時。言曰。此人行事如長繩累結。不易解。却汝方欲偵彼。彼已得汝無遺圖。再相見歸矣。余送之。旣歸寓中。尙嗟歎不止。

第二章

明日午後。余自院中訪歇洛克。同往相宅。宅居俾格爾街第二百二十一號中。有宏敞之兩臥房。一爲公共之坐起室。空氣極疏爽。陳設亦雅飭。二軒洞明。以房金較此宅之輕重。視在逆旅。利便已多。登時與居。停定議。余夜中卽自逆旅中。出其行篋。遷之是間。明日。歇洛克始至。前數日摒擋宅中事。倥傯數日。後乃少息。歇洛克沈寂寡言。部署家事。甚井井無紊。夜中無逾十點。而仍弗睡者。晨興。歇洛克恆不及余起而出。日中至病院。治化學。或剖解人尸。尤時時至窮僻之巷。閒行。用功之猛。擊乃無人。

足。及。其。不。用。功。時。則。長。日。偃。臥。不。言。不。動。每。及。是。時。余。觀。其。二。目。似。空。若。有。阿。芙。蓉。之。癖。顧。靜。觀。却。無。其。迹。則。懷。疑。不。可。止。數。禮。拜。後。蹤。跡。愈。奇。余。益。欲。知。其。底。蘊。歇。洛。克。之。面。貌。軀。幹。亦。在。在。足。增。人。駭。身。材。在。六。英。尺。以。上。瘦。損。如。枯。樹。較。諸。魁。人。爲。高。平。時。眼。光。如。利。矢。射。人。鼻。鋒。鉤。如。鷹。喙。望。而。卽。知。其。剛。果。下。頷。突。出。亦。見。其。城。府。之。深。指。頭。非。帶。墨。藩。卽。涉。藥。痕。然。風。致。至。高。雅。余。不。告。讀。吾。書。者。以。嬾。乎。今。茲。欲。窺。歇。洛。克。行。事。得。毋。自。盾。其。言。不。知。余。長。日。無。事。既。不。外。出。又。無。過。從。之。朋。友。卽。以。余。同。舍。之。生。資。爲。研。究。其。人。初。非。學。醫。亦。自。承。其。不。治。醫。業。然。細。觀。其。人。亦。初。無。專。業。且。不。專。攻。一。科。之。學。惟。研。究。之。力。深。足。致。人。駭。服。其。精。深。微。妙。靡。所。不。至。余。心。自。念。斯。人。果。無。所。圖。胡。爲。操。心。至。是。凡。讀。書。不。精。者。所。誼。亦。斷。不。進。胡。得。如。是。人。之。深。造。且。纖。微。亦。復。留。意。果。使。無。用。亦。何。由。需。此。顧。亦。有。不。明。於。事。者。亦。出。人。之。意。表。凡。世。之。詞。章。政。治。及。夫。哲。學。斯。人。幾。不。審。其。有。此。名。余。一。日。與。之。言。引。名。家。卡。拉。爾。語。彼。竟。問。余。是。人。爲。誰。且。其。人。何。作。者。然。此。尤。其。不。異。者。也。其。最。異。者。科。白。尼。克。所。製。太。陽。